

双基教育讲话

甘肃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双基教育讲话

甘肃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主 编：康 民
副主编：王家林 韩祥舟
撰 稿：林 立 欧阳锦
陈宝生 王家林
刘 祯 黄济福
贾东海 宋道盛

(甘)新登字第01号

双基教育讲话

甘肃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 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25 插页1 字数174,000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190

ISBN 7-226-00918-8/G·103 定价: 2.90元

前 言

正确认识国情，把握国情，是指导革命和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客观依据，也是我们自觉地贯彻执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在中国，为什么要走以及怎样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种种问题，都可以从中国的近代历史与现实国情中找到根据，找到中国之所以只能作此种选择而不能作他种选择的客观必然性。国情教育，事实上也是唯物史观的教育，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教育，也是社会主义教育。

目前，我国职工队伍的现状是，一方面，职工数量已由建国初期的几百万人，发展到今天的1亿3千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9以上，这支队伍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职工队伍的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青年职工已占到了职工总数的70%以上，使我们的事业有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但是，由于教育和社会的种种原因，现在我们的一些青年职工对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往往缺乏深刻的了解，或者认识偏于狭窄、简单，以致影响到他们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情绪行为的稳定性。因此，中央指出，对青年职工进行基本国情与基本路线的教育，使他们树立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懂得中国的过去和中华民族的苦难历史，懂得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经历的奋斗与艰辛，懂得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从而认清自己阶

级的历史使命和肩负的历史责任，自觉地用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和崇高品格塑造自己，以主人翁的积极态度和热情去维护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确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

去年中央宣传部、国家计委、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在企业职工中进行基本国情与基本路线教育的通知》后，省社科联及时地与省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合作，在兰州地区分三片举办了“双基教育”辅导讲座，分10讲对兰州地区大中型企业的宣传干部和思想政治工作骨干进行了30场辅导。这次辅导的效果是好的，基本上达到了提高企业政工干部对基本国情和基本路线的认识，使之掌握要领，消除疑点，系统全面地理解问题，提高理论素养，为辅导职工学习奠定基础的目的，受到各方面的欢迎。

根据深化“双基教育”和加强社会主义教育的客观需要，以及各部门、各企业单位的迫切要求，我们请讲座讲授人：兰州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林立（第一讲）、省委党校教育长、副教授欧阳锦（第七讲），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科学系副主任、副教授黄济福（第二讲），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副教授贾东海（第三讲），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陈宝生（第四讲），省总工会干部学校校长、高级讲师王家林（第八讲），省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干事宋道盛（第六讲），以及省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高级经济师刘祯（第五讲）等同志，对其讲稿进行了整理、修改、充实，由我们编辑成这本《双基教育讲话》。这本书内容广泛，取材翔实，说理深入浅出、语言质朴无华，是我省各部门、各企业开展基本国情与基本路线教育、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比较适宜的教材之一。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还借此机会向为《双基教育》辅导讲座提供方便并给予支持的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兰州铝厂、万里机电厂、省建七公司和甘肃省总工会干部学校表示衷心的感谢。

省社科联王钢同志、王筱芳同志参与组织了《双基教育》辅导讲座。王钢同志并参与了本书的编辑工作。

编 者

1991年7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讲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1)
第二讲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26)
第三讲	关于“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 ——兼驳社会主义“失败论”	 (53)
第四讲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实行长期、持续、 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	 (86)
第五讲	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 行机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117)
第六讲	树立正确的改革观	 (130)
第七讲	关于甘肃的企业改革	 (164)
第八讲	中国工人阶级的传统与使命	 (193)

第 一 讲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这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中，他们一再阐明和论证了这样一条真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代替是一条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考察这个社会演进的客观规律，揭示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者的伟大历史使命，是区别于一切空想学派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核心。

20世纪社会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是合乎规律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在坎坷和曲折中不断前进，开创了人类社会最伟大变革的历史进程，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的持续增长，以及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生活的一系列变化，社会主义的必然性问题，坚持和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争论和斗争是相当尖锐和激烈的，成为各种矛盾和斗争的实质和核

心。

为什么经过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解决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问题；又经过了40余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越来越显示，社会主义已经深入人心，解决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的今天，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动派千方百计，加倍疯狂地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从本质上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你死我活的，涉及制度的命运与前途，两者是不能趋同的！但是，就人民内部来看，也有一部分人对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了怀疑和动摇，说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搞早了，超越了资本主义阶段，是外加的东西，没有必然性”，进而胡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社会主义失败了”。前一说法是否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后一说法是否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总的意思是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历史必然性。这反映了他们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无知，对社会主义根本理论和实践的无知，在观察、分析和判断当代社会发展总趋势问题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本质区别

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常识问题，但人们往往对其各自的本质和相互间的根本区别不加深究，甚至把社会制度的本质、制度的功能以及作为主体制

度所在的全部社会现象和过程都等同起来，因而常常陷入庸俗化的理解并产生诸多含混判断。这个问题不解决，要对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等根本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是极其困难的。

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和主要特征是：在经济上是适应社会生产力的要求而建立的，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通过按劳分配达到共同富裕；在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切权力归人民；在思想理论上以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的集体主义精神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离开这些本质特征，就不是社会主义“本身”。

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和主要特征是：在经济上是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按资分配；在政治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一切权力，其中主要是生产资料的支配权、生产决策权、财富分配权等等归资本家；在思想理论上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离开这些本质特征，就不是资本主义“本身”。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都以它们的上述特征为标志的，但并不排斥它们也都有人类社会或几个社会的共性的东西寓于其中。对于每一个社会中现实存在的大量复杂事物和现象，应做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既不能都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挂在社会主义的帐上，也不能一律戴上资本主义的帽子，归功于资本主义。从两种制度的本质特征来说，它们是根本对立的，是不可能“趋同”的，抹杀这一点，就会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从寓于其中的共性来说，它们是有联系的，可以相互借鉴，不承认这一点就会导致僵化。寓于特性中的共性的东西由于不是某种制度特有的，所以，不能

把它归结为某种制度本身的质的规定性。

“制度”与“社会”是有联系有区别的不同概念，也是不能混同的。一定的社会是以一定的制度的特征为主体的，但并不一定纯而又纯。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中，除了以一定的制度为主体外，它的前期会有旧制度的因素或残余；它的后期会有新制度的因素或沿着这个方向搞的改良因素。不能把源于旧制度的因素或残余而产生的不良现象归罪于作为主体的制度；也不能把源于新制度因素或改良因素而产生的好现象归功于作为主体的制度。

“制度的本质”与“制度的功能”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东西。本质是功能的内在必然根据；功能是本质的作用和外表现，这种作用和外表现又需经历一个发展过程和许多阶段。一个制度好不好、优越不优越，首先是从本质比较而言的，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就是从本质和发展的新陈代谢必然规律上看的，这是必须明确肯定的前提，是方向性问题。第二、制度的功能是制度的本质好坏的作用、表现和现实证明的程度，两者不能分割，但是又不能把制度本质在某一阶段上所表现出的功能及其发挥程度和制度的本质等同起来，从而盖棺论定。因此，从功能表现和发挥上判断制度好不好，优越不优越，必须坚持不同制度实行同步比较和一个制度功能不同发展阶段和表现程度的自我比较，才是科学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于封建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又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列宁说：

“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是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

为在具体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武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现在，有些人在谈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时候，往往没有弄清楚两者各自的内涵和质的规定性。一般比较容易把凡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存在和发生的事情都当做社会主义的东西，凡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存在和发生的事情都当做资本主义的东西，并且把两种制度的功能及发挥程度当作本质，不讲科学的参照系数和严格的历史条件，仅从现状和某些结果出发，任意简单比较，从而对于社会主义是不是必然的，社会主义是否优越于资本主义，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否是历史的必然等等问题缺乏科学的认识。许多糊涂思想和错误的认识往往就出在这里。

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规律

对于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分析和理解：

1.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完全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是在个体商品经济解体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大体上经历了家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大机器工业三个阶段。随着大工业生产的发展，生产的社会

化程度日益提高。所谓生产的社会化，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生产资料从个人使用变成许多人共同使用；二是生产过程从分散的个人行动变成许多人相互协作的社会行动；三是产品从个人劳动的成果变成大家共同创造的社会成果。社会化生产的这些特点，不能允许生产资料 and 产品的私人占有，而要求由社会占有和社会支配。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依靠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不劳而获地占有社会产品，这样就产生了社会化大生产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这个基本矛盾，首先表现在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对立。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并打败对手，各个资本家在自己的企业中精心地组织生产，采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实行科学的管理。这样，各个企业内部日益加强的组织性，反而加剧了整个社会的竞争，使整个社会的生产趋于无政府状态。与此同时，随着生产的不断扩大，一方面是大量的社会财富集中到极少数大资本家手中，另一方面则是中小企业主的破产，工人受到影响而大量失业。这样必然加剧生产和消费的矛盾，造成经济危机；而每次危机使生产力遭到浪费和破坏。这种现象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了。如马克思所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832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个矛盾，同时还表现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立上。无产阶级是社会化大生产的承担者，

是现代生产力的代表者。它的利益和要求，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完全一致，这就是打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枷锁，要求新的生产关系来适合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资产阶级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和维护者，资产阶级的本性，就是要保护生产资料私有制，保护它的财产所有权，剥削和奴役无产阶级，不择手段地发财致富。因此，随着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它对资本属性的反抗，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它们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从上面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根据有两个：一个是社会化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就是它的排斥私有，要求公有的革命性质。社会化生产力不可能无限期地容忍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它的社会本性本能地要求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与它相适应。这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规律所发生的作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诚然，资产阶级在面临困境的时候，也会采取一些如托拉斯、股份公司乃至国有化的形式，来被迫承认社会化生产力的这种社会本性。但是，这种被迫是不可能长久的，当社会化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了不能再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时候，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就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另一个科学根据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就是它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要求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阶级本能。在所有的阶级中，唯有无产阶级与先进

的大工业生产相联系，是社会生产力的代表，因而它是最革命、最伟大、最有前途的阶级。从它的阶级本质来讲，它最反对剥削、反对奴役，反对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最拥护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是最浅显的道理。因此，无产阶级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社会力量的代表。立足于这两个科学的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得出资产阶级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结论时，十分深刻地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实质上清楚地点明了社会化生产力和无产阶级两者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结论，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著作中，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列宁选集》第1卷第86页）

2.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是由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规律决定的。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总趋势上看，因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一对内在的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依次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这个总趋势是不可逆的。这里有两个本质的内容：一是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形态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更优越。本质上是新生的东西，具有不可战胜性，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自身新陈代谢不可抗拒的规律，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二是生产资料公

有制代替私有制，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自身要求，它是规定社会根本性质和社会形态的核心与最深刻的根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必然性，在现阶段，作为制度和社会形态的就是社会主义，作为这个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主要根基和本质规定就是公有制，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说：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

3.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已经在实践上实现并决定了时代潮流，推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进程。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最伟大的实践和运动，开创了人类社会的伟大变革的历史进程。本世纪，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层出不穷，但就历史深度来说，没有哪一个事件可以同社会主义的实践相比拟。

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现实，不是突然降临的，它是19世纪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提供的一系列条件所准备起来的。在它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大体上经历了从创立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创建社会主义派别—开展社会主义运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样四个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社会发史上一次巨大飞跃，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开端。在本世纪，社会主义的创立和蓬勃发展，主宰着以后历史的进程：首先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革命。它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新制度，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列宁

在十月革命四周年时，当谈到这个革命的伟大意义时指出：

“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至于哪一个国家的无产者，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期间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这个伟大的日子离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565页）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共产党领导苏联人民，在内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外部受资本主义包围这样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而艰难的探索。其次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先进的中国人从各种各样的主义中选择了社会主义。有了这个选择，1921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经过28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49年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突破了一个大缺口，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向有利于社会主义方面转变。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继十月革命之后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第三、在本世纪前半期，战争曾起了社会主义加速器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随着苏联红军向德国推进，东欧大片地区被解放，有8个国家相继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与此同时，在东方，随着日本法西斯的节节溃败和最后投降，金日成领导下的朝鲜人民军配合红军，在朝鲜北部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胡志明组织和发动的“八月革命”，解放了印度支那的大片国土。这个浪潮过去以后，1956年在西半球的古巴，卡斯特罗在东部的马埃斯特腊山区坚持了两年游击战争，终于在1959年元旦清晨，起义军进入